



中庸講記之二（上）

◎ 黃錫堃領導點傳師主講

率性之謂道

1. 率性是自性的流露。

上天所稟賦的，很難用文字和語言來解釋，率性而行就是道，即自性的流露；流露二字要靠各位慢慢體會。道是盡性的大路。盡性就是照本性而行。

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：「夫道，若大路然。」曹交有一日問孟子：「人人都可做堯舜嗎？」孟子回答說：「可以。」曹曰：「文王身高10尺，湯王9尺，我9尺4，他們都是明君，我除

了吃飯，什麼都不會。」孟子告知：「我可以教你做到像堯舜，例如你看到老人家在前面走，你就要走在他的後面，這就是悌；堯舜之道，孝悌而已，你能做得到，就是堯舜，只要照著做就是了。」（註1）

古詩云：「葫蘆細小兩頭空，包羅乾坤造化工；若能解開其中意，便是西天不老翁。」

老前人在解釋「率」時，裡面是「幺」字，拿掉「幺」字，為「卒」字，即卒亡。

將玄比喻為本性，葫蘆兩頭空，

一邊為有形，一邊為無形；玄關是空的，生的門，死的戶，兩者都為空；所以包羅乾坤，陰陽造化；經明師一指，其奧妙便是西天不老仙。

2. 馬祖云：道不用修，但莫污染。

《景德傳燈錄》

馬祖即馬道一祖師，污染即有生、有造作等等。

道理要依據早期所講的，若近期的道理，都是編者自己寫的，可信度較低；馬祖強調：「平常心是道，平常心就是無造作、無是非、無取捨、無斷常、無凡聖，人人皆是佛。」

3. 氣稟者，五方之地氣不同，風氣亦異，且宇宙內部邪正之氣相夾雜，息息與人相感通。

一樣的道理，有的人聽得懂，有的人聽不懂；有的人做得到，有的人做不到，這就是氣稟的關係。

儒家不講冤業，而是說習性；五方即東、西、南、北、中，因為各方之地理環境不同，所以人之習性、稟性也各不相同，所以宇宙內部正邪之氣相夾雜，乾坤若無泰然就會有偏差。所以袁前人告訴我們：「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」，原因即在這裡。

4. 本性若蔽於氣稟所拘，理為氣染，此性之所以必須乎「率」也。卻欲循氣，知其氣而養之，則入

賢關。息氣合神，知其神而凝之，則入聖域。

氣稟從無極而太極，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」《中庸》，用「率性」，表示已落入後天的陰陽，陰陽有對待，所以有正邪之氣，這是大自然的法則，有正有邪。

了解後天有氣稟，以及氣稟對咱的影響之後，接下來談：「本性若蔽於氣稟所拘，理為氣染」，受氣稟就有正邪；人落入後天，元氣、元神、元精本來充滿，和天地一樣，但受氣稟影響，如同氣球，裡面和外面的壓力不一樣時，氣球會變形，就變得奇形怪狀，故氣稟有個拘束。咱先天一點的本性，如如不動的本性，落入後天之後，受氣稟污染，咱必須調節氣，所以必須「率」也。

後學引用《理數合解》中庸解的道理，原文其實是兩段，後學把它綜合成一段：「卻欲循氣，知其氣而養之，則入賢關。」《理數合解》中原文是：「卻欲循氣，則入賢關。」其中為什麼要用「知其氣而養之」？因為氣一定要去調養，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的道理：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」（註2），浩然之氣已落入後天，即在陰陽中；浩然之氣本身就有仁、有義存在，孟子曰：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並說

浩然之氣「難言也」。難言即無法講，無法講就是奧妙。

用什麼方式來表達善養原來的浩然之氣？孟子說：「其為氣也，至大至剛，以直養而無害，則塞于天地之間。」孟子說要「直養」，什麼是「直」？「道」才是直的，用道來養，也就是要用先天自性去悟，先天的心即良心，以原來的心來培養而無害，不要讓浩然之氣有所傷害。

要怎樣用「道」來培養從先天下來後天的浩然之氣？即「卻欲循氣」。「卻欲」的意思是什麼？後學引用老前人在民國 60 幾年所談到《理數合解》的註解，「卻欲」即去私慾。後學也請示過袁前人：「何謂私慾？」袁前人慈悲解釋：「私慾即貪慾，《道德經》談到：『少私寡欲』，講『私』，範圍太籠統模糊了，無貪差不多就接近去私了，所以要去除貪慾。」至於「循氣」，老前人曾經講過一個道理，就是當咱滔滔不絕講給老前人聽時，跟老前人說明事情就是怎樣怎樣，老前人聽一聽會說：「守玄。」意思是：這些我都了解了，長話短說，不用說那麼多，叫你要守玄。「循氣」的意思中，守玄的意味很重，當時老前人是這麼解釋的：「呼氣吐納，眼觀鼻，鼻觀心。」循氣是在守玄的範圍裡面。

為什麼要守玄，原來是養浩然之氣，《孟子·告子上》：「牛山之木嘗美矣，以其郊於大國也，斧斤伐之，可以為美乎？」（註 3）這一段道理即是說，咱精神外用太多，後面孟子又說：「其日夜之所息，平旦之氣」，牛山雖然有牛羊蹂躪、人們砍樹，但晚上有夜氣，而夜氣是什麼氣呢？即是「平旦之氣」。咱不能修到百分之百的浩然之氣，至少要有平旦之氣。「其日夜有所息」，晚上萬籟俱靜之時，心一定會平靜下來；「平旦」是天快亮時，神氣清明，這叫「平旦之氣」。各位想想看，早上背的東西較能記住？或晚上背的東西較能記住？應該是早上背的東西較能記住；後學平常有背經，但早上起來要再背一次，才能記在腦海裡。

上天給咱的這點氣，落入後天而有正邪之氣相雜夾，但到天亮之時都是正氣，咱就是要保守這點正氣。但是咱有保守嗎？有照經典上所講「卻欲循氣」嗎？問題就在這裡。上天給咱「浩然之氣」，也給予咱「平旦之氣」，但咱有持久嗎？咱變成什麼氣？咱有「脾氣」。「脾氣」用字面解釋，可以連結到「牛脾氣」，牛的脾氣是什麼脾氣？執拗乖僻，咱會變凡夫就是這樣。聖人本是凡人做，人人皆有

佛性，咱本是聖人，咱本是天之佛子，為什麼會變凡夫呢？因有「脾氣」。氣落陰陽，改脾氣如何改？即「卻欲循氣」。

註1：原文出自《孟子·告子下》。曹交問曰：「人皆可以為堯舜，有諸？」孟子曰：「然。」「交聞文王十尺，湯九尺，今交九尺四寸以長，食粟而已，如何則可？」曰：「奚有於是？亦為之而已矣。有人於此，力不能勝一匹雞，則為無力人矣；今日舉百鈞，則為有力人矣。然則舉鳥獲之任，是亦為鳥獲而已矣。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？弗為耳。徐行後長者謂之弟，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。夫徐行者，豈人所不能哉？所不為也。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子服堯之服，誦堯之言，行堯之行，是堯而已矣；子服桀之服，誦桀之言，行桀之行，是桀而已矣。」

註2：原文出自《孟子·公孫丑上》，公孫丑問孟子何謂浩然之氣，孟子回答曰：「我知言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「敢問何謂浩然之氣？」曰：「難言也。其為氣也，至大至剛，以直養而無害，則塞于天地之間。其為氣也，配義與道；無是，餒也。是集義所生者，非義襲而取之也。行有不慊於心，則餒矣。我故曰，告子未嘗知義，以其外之也。必有事焉而勿正，心勿忘，勿助長也。無若宋人然：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，芒芒然歸。謂其人曰：

『今日病矣，予助苗長矣。』其子趨而往視之，苗則槁矣。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。以為無益而舍之者，不耘苗者也；助之長者，揠苗者也。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。」

註3：原文出自《孟子·告子上》。孟子曰：「牛山之木嘗美矣，以其郊於大國也，斧斤伐之，可以為美乎？是其日夜之所息，雨露之所潤，非無萌蘖之生焉，牛羊又從而牧之，是以若彼濯濯也。人見其濯濯也，以為未嘗有材焉，此豈山之性也哉？雖存乎人者，豈無仁義之心哉？其所以放其良心者，亦猶斧斤之於木也，旦旦而伐之，可以為美乎？其日夜之所息，平旦之氣，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，則其旦晝之所為，有梏亡之矣。梏之反覆，則其夜氣不足以存；夜氣不足以存，則其違禽獸不遠矣。人見其禽獸也，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，是豈人之情也哉？故苟得其養，無物不長；苟失其養，無物不消。孔子曰：『操則存，舍則亡；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。』惟心之謂與？」

（續下期）

